

《致青春》編劇李樯：每部電影都是和導演「談戀愛」的結果



編劇李樯

如果沒有《致青春》，如果不是因為和趙薇的名字捆綁在一起，李樯兩個字可能就和印記一般，只會靜靜地躺在那幾部早已聲名遠揚的電影旁，不被這麼多年輕人所熟知。但在《致青春》創下7天3.5億票房的奇跡之後，向來行事低調的他顯然一下子就「火」了。導演功力尚顯稚嫩的趙薇無論到哪個場合都會重點感謝李樯：「沒有他，就沒有這部電影。」

有熟知李樯的觀眾說，從顧長衛的《孔雀》、《立春》、許鞍華的《姨媽的後現代生活》，到趙薇的《致青春》，李樯筆下的人物多半充滿了悲劇色彩，但李樯卻認為，自己只是在進行現實主義寫作，「大部分人都喜歡消費花好月圓，但生活中那是沒有的，人的一生活必定是壞參半。」

文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李薇 深圳報道



《致青春》監製關錦鵬、導演趙薇、編劇李樯



《致青春》導演趙薇與編劇李樯討論畫面



《致青春》導演趙薇與編劇李樯

在每個職業編劇的生涯中，或多或少都曾遇到劇本被導演、製片方修改的情況。有些編輯選擇啞忍，有些編劇選擇「罵戰」——如近日宋丹丹與編劇宋方金因劇本台詞被改引發的相互炮轟。但在李樯身上，記者卻看到了智者最為人情世故的處事方式。

「交朋友，談戀愛，結婚」是李樯與顧長衛、許鞍華、吳宇森等知名導演合作的固定三部曲。當其他編劇忙於和導演討論劇本時，李樯更願意花長時間，從精神深處尋找與導演們的共同點。「我會問他們喜歡看什麼電影，聊一些私人的話題。和他們交往就和談情說愛一般，當然最終的電影成品也就是我們結婚的成果。我認為只有這樣彼此對劇本的摩擦才不會那麼強烈。」

劇本是蛹 電影是蝶

在李樯看來，劇本更像是一個公共平台，不是寫給編劇自己的東西，而是寫給拍攝劇本的人，在劇本的二度創作過程中，演員、導演勢必會影響劇本呈現的效果，因此要達成共識性的劇本並不容易。他形象地將劇本比喻為「蛹」，電影比喻為「蝶」，強調化蛹成蝶的過程不是編劇一人就能辦到，需要多方合作。「我相信大家的目的只有一個，就是拍出高質量的影視作品。」

為了達到這一目的，並且捍衛作品的主權，李樯雖是編劇，卻也做了導演部分的創造性工作。有人這樣評價他：「按照約定俗成的理解，電影是導演的藝術，但在李樯這裡，卻出現了新的局面。他是罕見的，能夠保持



李樯編劇電影《立春》

作品獨立性、完整性的電影編劇。他的獨立，來自於他創作故事的豐富與成熟。」

李樯的每個劇本都是飽滿的，不僅每一個場景的所有細節都交代得非常具體與清晰，甚至連鏡頭機位都能夠被考慮進去。也正是因如此，在《致青春》之後，不少人認為趙薇在創作方面對這部作品的貢獻值很低，《致青春》更像是李樯的電影。

編劇不能靠天賦

事實上，從2005年第一部作品《孔雀》被顧長衛拍成電影奪得第55屆柏林電影節銀熊獎，到《致青春》獲得第50屆台灣電影金馬獎最佳改編劇本獎。李樯早已躋身中國身價最高的編劇，他的多部作品被網友評價為「人生範本」。

但他卻直言，並不肯定所寫的劇本是否真的會對別人產生影響，「我能做一件自己喜歡的事情，並靠著它們換錢，我已經很開心了。」至於對未來的期許，他猶豫片刻，說出了李樯式黑色幽默：「我不太確定我的人生態度是什麼，我每天的工作就像農民下地一般，在普通的勞作中度過。如果非得有期許，我希望我能按時工作，因為我很懶。」

誠如李樯所言，他並非一名「勤奮」的編劇。從出道至今，十年間他僅有7部電影作品，包括即將在今年面世的兩部文藝片《黃金時代》和《放浪記》，其中《黃金時代》僅劇本的創作就耗時三年半。

三年半可能其他編劇早已寫出了好幾部電視劇，但李樯卻甘於「愚笨」。為了更好的復原歷史，他花了兩年多的時間查閱資料，幾乎看遍所有民國時期的影像資料，包括與《黃金時代》主人公蕭紅相關的所有人物傳記。「我反對對歷史人物進行主觀臆測、虛構，因此



李樯編劇電影《孔雀》



李樯編劇電影《姨媽的後現代生活》

做的都是很笨的閱讀工作，看大量二手資料，並將資料進行整合。」

李樯舉例，所有歷史資料中都沒有記載蕭紅離開蕭軍後，與端木蕻良談戀愛的具體經過，但在電影中要反映蕭紅的一生則勢必涉及到她完整的戀愛經過。為了不主觀虛構談話過程，李樯翻閱了大量端木蕻良的資料，在確切資料中發現端木蕻良曾讚美蕭紅的作品寫的比蕭軍的好，於是這段看法經

移花接木成為了端木蕻良與蕭紅見面時的第一句對話：「我看過你的作品……」

大量的閱讀，吃透所知所學並將其轉化為能應用的東西一直是李樯的堅持。他曾經跟好友說過這樣的話：編劇如果只靠天賦和閱歷，總有一天你會發現天賦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變得斷斷續續，只有通過大量的閱讀才能保證創作的連貫性。「因為人的直接經驗很有限，多半需要從間接經驗中獲取。」李樯說。

叫好叫座不衝突 中國電影缺乏多樣性

縱觀中國電影，最難做到的就是影片又叫好又叫座，如何讓電影的叫好與叫座不衝突已成為各界熱議的話題。

在李樯看來，電影追求叫好與追求叫座並不矛盾，問題出在中國的電影多樣性不夠。「我覺得電影的構成應該是金字塔形，用基礎的通俗電影來賺錢，賺到的錢則用來養藝術片，處於金字塔頂尖的電影並不需要票房，要的是品質。」李樯指出，很多人認為郭敬明的《小時代》太低俗，但這並非郭敬明的錯，《小時代》本身就是用於吸引低齡觀眾的商業電影，如果喜歡思考，就別看類型的電影。「各種類型的電影應該是共存的，遺

憾的是中國沒有高端電影，都是暢銷型的。我覺得藝術的探索很有必要，同質化只會走向死胡同。」

李樯認為，中國電影要趕上好萊塢，需要編劇寫出多一些個性化、多樣化的劇本，只有每個人寫出來的東西不一樣，電影產品形式各異，中國的電影才有可能與好萊塢制衡。「演員同樣很重要，但不要認為只有走向好萊塢的明星才是優秀的，每個國家都有本土受歡迎的演員。只要能創造出獨一無二的表演體系，就是一名成功的演員。像湯唯，她的氣質就是獨一無二的。」李樯認為，中國的電影需要慢慢培養，就像聽歌劇一樣，不是歐洲人天生就愛聽歌劇，也是培養起來的。

喜愛黑色幽默不排除創作喜劇

有熟知李樯的觀眾說，從顧長衛的《孔雀》、《立春》、許鞍華的《姨媽的後現代生活》，到趙薇的《致青春》，李樯筆下的人物有著這樣的特徵：他們不完美，他們的好壞模稜兩可，他們都是這個時代某些群體的濃縮式展現，每個人物都充滿隱喻或者象徵。最重要的是，看似殘酷的結局背後，其實又透着希望之光，只是很多人把這一點光亮忽略了。

對此，李樯坦言，自己只是在進行現實主義寫作，因為人是在苦難、殘酷當中成長起來的，而非幸福與祥樂，只有先知道生活的殘酷，才會發現生活的點滴美好。「人是好逸惡勞的，會躲避不願意看到的東西，但這些東西是每時每刻都存在的，我們沒有能力打發。」

李樯成名於這類現實主義文藝片，但現實中他卻是一個偏愛喜劇片的人。「我更愛看喜劇片，現實主義只是我在這個創作階段喜歡做的事情，而不代表我必須寫這些。」他認為，哪怕是過往那幾部文藝片，當中他都摻雜有大量黑色幽默，如果有人看完以後發笑了，一定是某些人生觀念與電影情節發生了碰撞。「我偏愛具有強大反諷意味的東西，人活著第一要素是自嘲能力，只有直面慘淡人生，才能變得樂觀。」

目前，李樯已經開始了自己的下一部作品創作，他透露將會是一部警匪電影，而且故事已經成型。「接下來我也可能寫鬼片、恐怖片，一切電影類型我都喜歡，也不排除會去嘗試。」

一枝一葉自千秋——曹放書法藝術的追求



忽焉而去，倏然而來，其動也天，其靜也地，故萬物不能繫心也。春來遍是桃花水

「瀟灑流麗，力道千鈞」，2010年仲夏，江蘇太湖學堂，國學大師南懷瑾品鑒曹放的書法後，作出了這樣的點評。

「參透了人生，悟通了大道」，2011年初春，97歲高齡的五台山高僧大德夢參，觀賞曹放書寫的白居易《寄韜光禪師》並聽取曹放的人生心得後，作出了這樣的讚許。

曹放，祖籍江西，現供職福建省廈門市鼓浪嶼一萬石山風景名勝區管委會主任。他在公務之餘醉心翰墨，以深厚的學養與功力，「信手揮筆，隨心所欲」。曹先生的書法作品，有的清新自然，新意自出；有的古樸蒼勁，意趣天成。細而觀之，方筆多，圓筆少，橫重豎輕，錯落有致；筆的起落常見變化，轉折時多提筆側鋒直轉而下，頗具氣勢；且善用墨法，潤枯相宜，深得「厚、淡、清、和」之妙；章法上，重視整體氣韻，追求氣勢美。總體而言，曹放筆法純熟，書作樸茂而含率真，凝重又顯超邁，宛如飛鶴鳴海，舞鶴遊天，讓人感受到視覺的衝擊和心靈的震撼。

藝術的力量，往往取決於它的純度、深度和個性。品讀曹放的書法，能感受到他是高純度的，洋溢着大徹大悟後真摯坦蕩的愛，對自然、對人文、對生命熾熱的愛；是有深度的，充滿了一種一往無前、百折不撓、力透紙背的追求，對審美價值與生命尊嚴的深刻追求；是個性鮮明的，沉澱蘊秀麗，剛健含婀娜。曹放的書法，具有一種光而不耀、方而不割、歸根曰靜的深沉力量。這種力量，來自於他深厚的文化積澱。



萬里長江橫渡，極目楚天舒。

曹放十五歲考上大學，畢業後雖公務繁忙，但他經年累月手不釋卷，沉浸在知識的海洋之中，「無間氣力作人情」，由此，「舊學商量加邃密，新知培養轉深沉」。深厚的學養終使其文學文章之氣，鬱鬱芊芊發於筆墨間。

這種力量，來自於曹放廣闊的人生閱歷。他親歷了八十年代共青城的飛流直下，九十年代井岡山老區的負重奮進，世紀之交廈門特區查處特大走私案的風雲跌宕，如今又沉潛於海上花園鼓浪嶼的靜水深流之中。壯觀天地，參悟人生，由此，「世路如今已慣，此心到處悠然」。

這種力量，來自於他對書法藝術的深切體味。書法是最純粹的藝術，它最簡單，又最玄奧。紙為白，字為黑，當知白守黑；一陰一陽，當陰止陽動；一無一有，當有無相成；一虛一實，當虛實相生。宇宙以氣之流動而成，書法以線之流動而成，宇宙是大書法，書法乃小



公務之餘，曹放醉心翰墨。



人生百年如寄，且開懷，一飲盡千鍾！

宇宙。曹放對這一書論高度認同，由此，「何須翻看梅花譜，信手拈來便是春」。

一枝一葉自千秋，曹放書以載道，「更能消幾番風雨，最可道一片江山！」

文：童鼎 圖片：香港文匯報 福建傅真